

致 谢

我很幸运拥有不少朋友，他们才华横溢，慷慨大度；这本书若有些长处，主要应归功于他们对我的协助。

在将近5年时光里，我跟玛丽凯·马奥尼、坎黛丝·罗和佩吉·沃尔什每月都有多次围坐在玛丽凯厨房里那张餐桌前，一边吃着比萨饼，喝着香槟酒，一边相互朗读自己所写的故事。所以，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每一章节刚从激光打印机滚印出来，她们就很快听到了。不仅是她们的敏锐判断力，而且还包括她们的经历背景——玛丽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佩吉对戏剧的研究，坎黛^①在创作课程中的教学经验——都使她们成为《重返呼啸山庄》这本书的理想评论家。我很感激她们在我这项写作计划和其他许多方面所给予的实质性帮助。

另一个创作组也给予了协助。这是从我跟丽贝卡·桑德斯的友谊中产生的；自从我们俩进入研究院那时起，我就一直仰赖她那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协助。我刚一着手写《重返》这部小说，她和爱琳·特劳特曼便邀请我参加她们刚刚成立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创作作坊的活动：她俩要跟《性格诗人和其他诗选》的作者海伦·戴维斯一块儿写诗，另几位特邀诗人（包括大卫·蔡格和伊万·罗格里格斯）也会拿出诗作供大家评论，我则在每次诗会末尾朗读这部小说的一个章节。尽管这种安排颇像一道精致的寿司卷之后，紧跟着上了一道大块巧克力蛋糕似的，可是这种古怪的结合倒也行通了：

^① 坎黛是坎黛丝的呢称。

诗人们和他们的艺术作品火红兴旺，我也受益于她们灵敏的听觉和深刻的见解。谢谢，伙伴们。

伊薇特·格兰姆斯应该得到四重谢意。首先，她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文字处理机；其次，她教会我如何使用它；第三，她在编辑方面经常提出热情乐观、机智诙谐的建议；第四，她一直敦促我进行小说创作。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朱莉娅·杜伯诺夫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审阅书稿后又给予了丰富的阐释。我非常感谢她在这两方面的贡献。

感谢我的女儿赛琪，她喜欢我写的作品，而且对我十分体贴周到，使我得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创作。

马丁·格林对本书给予了他最为严厉的重点批评，尽管还是得到了他难得的首肯。他作为哥特小说里喜剧缪斯和复仇女神的研究权威，使我得以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或者说力图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也感谢他在这本书的出版方面所给予的指导。

另外还有莱瑞·伯曼在音乐领域，杰夫·巴兹、珍妮特·坎贝尔、鲍勃·盖尔、乌戈·金巴瑞拉、朱利安·乔丹和萨姆·瑞利在热情审阅方面，德夫拉·库宁、奥尔加·佩林斯基和杰夫·斯奈德在出版建议方面，给予了种种协助，谨向这些朋友致以谢忱。

还要感谢文学代理人丽兹和吉姆·特鲁平夫妇以及简装书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克莱尔·蔡恩，他们的善意和热情协助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

最后，我谨向珍妮特·盖扎里致以深切谢意，她1990年在塔夫茨大学暑期班为研究生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勃朗特三姐妹研讨会。在6月份凉爽的夜晚，她在讲课的时候，教室窗外似乎出现了三个徘徊的娇小女子的身影，可是由于玻璃闪亮的反光而近乎模糊不清；门后面好像还有一个黝黑而郁郁沉思的人潜伏在阴影里似的。盖扎里教授提问希刺克厉夫离开呼啸山庄那几年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想这我倒知道得很清楚。

致 谢

我很幸运拥有不少朋友，他们才华横溢，慷慨大度；这本书若有些长处，主要应归功于他们对我的协助。

在将近5年时光里，我跟玛丽凯·马奥尼、坎黛丝·罗和佩吉·沃尔什每月都有多次围坐在玛丽凯厨房里那张餐桌前，一边吃着比萨饼，喝着香槟酒，一边相互朗读自己所写的故事。所以，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每一章节刚从激光打印机滚印出来，她们就很快听到了。不仅是她们的敏锐判断力，而且还包括她们的经历背景——玛丽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佩吉对戏剧的研究，坎黛^①在创作课程中的教学经验——都使她们成为《重返呼啸山庄》这本书的理想评论家。我很感激她们在我这项写作计划和其他许多方面所给予的实质性帮助。

另一个创作组也给予了协助。这是从我跟丽贝卡·桑德斯的友谊中产生的；自从我们俩进入研究院那时起，我就一直仰赖她那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协助。我刚一着手写《重返》这部小说，她和爱琳·特劳特曼便邀请我参加她们刚刚成立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创作作坊的活动：她俩要跟《性格诗人和其他诗选》的作者海伦·戴维斯一块儿写诗，另几位特邀诗人（包括大卫·蔡格和伊万·罗格里格斯）也会拿出诗作供大家评论，我则在每次诗会末尾朗读这部小说的一个章节。尽管这种安排颇像一道精致的寿司卷之后，紧跟着上了一道大块巧克力蛋糕似的，可是这种古怪的结合倒也行通了：

^① 坎黛是坎黛丝的呢称。

诗人们和他们的艺术作品火红兴旺，我也受益于她们灵敏的听觉和深刻的见解。谢谢，伙伴们。

伊薇特·格兰姆斯应该得到四重谢意。首先，她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文字处理机；其次，她教会我如何使用它；第三，她在编辑方面经常提出热情乐观、机智诙谐的建议；第四，她一直敦促我进行小说创作。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朱莉娅·杜伯诺夫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审阅书稿后又给予了丰富的阐释。我非常感谢她在这两方面的贡献。

感谢我的女儿赛琪，她喜欢我写的作品，而且对我十分体贴周到，使我得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创作。

马丁·格林对本书给予了他最为严厉的重点批评，尽管还是得到了他难得的首肯。他作为哥特小说里喜剧缪斯和复仇女神的研究权威，使我得以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或者说力图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也感谢他在这本书的出版方面所给予的指导。

另外还有莱瑞·伯曼在音乐领域，杰夫·巴兹、珍妮特·坎贝尔、鲍勃·盖尔、乌戈·金巴瑞拉、朱利安·乔丹和萨姆·瑞利在热情审阅方面，德夫拉·库宁、奥尔加·佩林斯基和杰夫·斯奈德在出版建议方面，给予了种种协助，谨向这些朋友致以谢忱。

还要感谢文学代理人丽兹和吉姆·特鲁平夫妇以及简装书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克莱尔·蔡恩，他们的善意和热情协助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围。

最后，我谨向珍妮特·盖扎里致以深切谢意，她1990年在塔夫茨大学暑期班为研究生举办了一次特殊的勃朗特三姐妹研讨会。在6月份凉爽的夜晚，她在讲课的时候，教室窗外似乎出现了三个徘徊的娇小女子的身影，可是由于玻璃闪亮的反光而近乎模糊不清；门后面好像还有一个黝黑而郁郁沉思的人潜伏在阴影里似的。盖扎里教授提问希刺克厉夫离开呼啸山庄那几年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想这我倒知道得很清楚。

1844年1月3日。一封由一个已经去世40年的人在60年前写的信！元旦那天，我离开布鲁塞尔，一点儿也没料到我在回家的旅途中最关心的事竟会是这封信，而不是我对埃热先生^①的怀念。

因为我曾经长时间——几乎是我在埃热寄宿学校整个儿任教期间——心里一直想着埃热先生，只想着先生一个人。原因是我只从他那里得到过一丝微笑，一声友好的招呼，而别人则全都回避我，使我最后差不多给冷冻在宿舍我那一小块地盘里：教员和学生都在埃热夫人那种狡猾的暗示带动下，把我搁置在一片冷冰冰的沉默中；——在这个寒冷的大陆上只有我这位唯一的朋友常用半小时善意的话语打破那阵沉默，天真无辜地温暖我的心。这种解冻多么短暂，近来又是多么难得呵！埃热夫人生性嫉妒；夫人想除掉埃热先生这个英国情妇；夫人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的。

我恋爱过，恋爱的对象却是个结了婚的男子。现在这无关紧要了。我已经离开他了，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的面啦。分别时，双方也没互道一句温情的话；至于感情，除了师生之间（因为他给予我很多教导）那种正常交流的感情之外，我们俩并没有什么别的交往。我个人有的任何深情爱意也一直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最后终于萎缩成这样一种状态：淡漠的神情，从不颤动的嘴唇，无泪而清澈的眼睛。尽管岁月还可能把我算成一个年轻女人，我却已经把我的

^① 1842年2月至10月，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姐妹去布鲁塞尔的埃热夫人学校学习并任教，康斯坦丁·埃热是她们的教师。传说夏洛蒂和埃热有过一段恋情。1842年10月，姐妹的姨母去世，两人回家奔丧。1843年1月，夏洛蒂又独返布鲁塞尔继续学习并兼任教师，直至1844年1月返回英国。

青春和任何敏感依赖它的希望都遗留在布鲁塞尔了。

我满怀痛苦地返回家乡。我把这种痛苦想象为一块梗在喉咙里的石头，永远咳不出来，只能忍受着让它留在那儿，尽管它使我窒息挨饿，因为我如果道出这种痛苦的实情，就会使我所爱的人感到震惊。我在她们心中的美好形象便会破碎。

我有两个富有同情心的妹妹。她俩尽管心胸开朗，热爱我，却不会也不该接受我那位偶像所采取的那种不合法的方式。不，我得把这种忧伤看成是我的挚友；它应该是我在一次朝圣道路上的、令人不快的伴侣，要不然我就会觉得孤独：——这次朝圣使我放弃了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而来到异乡，在那高山峻岭的悬崖、巉岩和裂隙当中漫游。

随后，在元旦这一天，我离开了我心爱的他，从布鲁塞尔登上邮轮返回英国。船只停靠在祖国大地的码头后，我路经伦敦闹市，直接赶乘那趟开往利兹的火车。两年前，我初次访问伦敦时，觉得这座大城市宛如一条环绕着我的波涛汹涌而喧嚣的河流，充满活力，也令人心情振奋；当时，我在这座城市里破题儿第一遭觉得自己生气勃勃；往日的的生活都好像只是一场柔梦罢了。如今，我倒像个梦游人那样在伦敦穿街走巷，像个梦游人那样走进那空旷的大火车站，给领到车厢里我的座位那儿去。我打算尽量少注意周围的事物，好叫我那失去了的老师的形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不受眼前模模糊糊的景象的影响。

我的老师！这句话给我唤来了多么尊严而亲切的境界呵！我起先曾经摆出英国人傲慢的架子不愿给予凡夫俗子这个欧洲人惯于称呼的头衔，后来却终于心甘情愿这样称呼埃热先生。他性格多变，时而活泼，时而严厉，时而又爱开个玩笑；在传授知识的能力方面，他比一般教师，甚至比杰出的师长，都更为完美。这就赢得了我对他的无比敬重。但是，那种博得我一片爱心的魅力却并没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哦，不，那是许多人羡慕的另一层次的外在力量——那么独特而珍贵——那么一股他独有的、十分吸引我的力

量。跟别人在一起，我也许显得愚蠢、笨拙而乏味，——我确实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可是跟他在一起，我却觉得自己至少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心情自在，思路敏捷。我怎么能不称呼他为老师呢？他支配着我本性中最良好的一面，因此我紧紧抓住对他的形象的回忆不放，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从今以后，我只能这样依恋他了。

但是，回忆的帷幕终于落下；我的知觉随着我进入了火车车厢。蓦地一阵晃动使我不得不警觉起来。火车已经开动；昏暗的窗外，那个由铁轨、信号灯和偶而飘浮的雪花组成的世界朝后退去。机车引擎排气的嚓嚓声渐渐加快了节奏。

我并非独自一人。在我对面靠近过道那个座位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一边织着毛线活，一边上下颤动着她的下巴。（也许正是她这种跟火车节奏合拍的动作，首先叫我摆脱了沉思默想。）我留意过她之后，又把注意力慢慢集中在另一个跟我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隔间里的男人，我发现他是一位蓄着唇髭的绅士，一头漂亮的银发，那身考究而色彩暗淡的衣着显然是服丧后期所穿的一套衣服。他静静地坐在窗口，两只戴着灰手套的手交叠地按在一根竖直的手杖顶端，两眼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远方某处的一个小点，一个当然是一名外来客两眼所能及的远景尽头。

他的情况跟我自己的处境明明那么相似，使我不由得怀着同伴的感情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他的确把目光从那个小点转移到我身上来了。我们俩彼此客气地点点头。

“如果需要我把窗户或窗帘做些调整的话，”他说，话语中也包括我们那位织毛线活的旅伴，“你们只消吩咐一声就是。”我又微笑着点点头。那位老太太皱着眉头，一个劲儿啪啪地摆动她的织针，根本就沒理会那位先生说的话。他点点头，又凝视窗外那个小点；我呢，尽管烦恼，却转而注视起他来啦。

他 60 岁左右，中等身材，瘦削而不魁梧。皮肤细腻且微显红润；脸上那种近乎年轻人的容光，给他那些细微的皱纹平添了光

彩。他的面容有一种慈祥和善的深沉气质，下巴和嘴角上的纹路却显示出他性格内向，多少有点过分关心自己而缺少一股外在力量。我觉得他是那种叫自己在享受一切美好事物时看来只服从超法律准则^①支配的人。这张温厚的面容跟那张已经离开我而远在海峡对岸的、激动而幽默的脸容多么迥然不同呵！

我这种遐想让一名进来查票的列车员打断。那位绅士和我的票都经检验无误而退还给我们，老太太那张票却给查看了很久，她倒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我和那位男旅伴警觉地观望着这一过程，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凡是旅行者叫自己身陷在这个庞大的机器玩艺儿里而遇到麻烦时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列车员的一句话终于结束了我们的悬虑：“您买的是去伊普斯威奇的票。”

“当然，小伙子，我就是要去伊普斯威奇啊！”老太太挺厌烦地说出这句话，同时手中的毛线活和下巴的颤动一下也没漏。

“您坐错了车，到不了那儿。我们这趟车开往拉格比、德比和利兹。”

她抬头瞪视着。“你可太放肆了，该告发你。这是去伊普斯威奇的火车。”

列车员耸耸肩。“随您的便，夫人。不过再过5分钟火车就进卢顿站。您如果在那儿下车，穿过站台，还可以返回伦敦，赶上去伊普斯威奇那趟车。”接着他就离开，继续查票去了。

老太太深信这趟车是开往伊普斯威奇的，又织起她的毛线活。那位先生和我彼此交换一下颇为不安的目光，都意识到我们俩要是不赶紧插手，打个圆场，呆会儿就会给卷进一场冗长乏味的愤怒风暴，成为那场争吵的见证人。“对不起，夫人，”他探身向前说，“为了关心您，我才冒昧地向您进一言。这列火车确实是开往利兹的；我本人就是去那里。”

（这么一说，我和他注定要结伴共度至少几个小时啦。）

^① 指基于宗教、伦理原则而高于宪法或其他立法的超法律准则。

这当儿，老太太放下毛线活，从她那副眼镜上端望着那个男人。“可我要去伊普斯威奇啊。”

“不管怎么说，您坐的是开往利兹的夜班车。”

我也肯定地点点头。老太太仍然瞪着两眼，用一种十分怀疑的声调问，“让我看看你们俩给他查的票。”

我们连忙顺从地给她拿我们的票，因为火车已经缓缓驶进卢顿站。我那张票列车员方才给夹在我头顶上方的一个夹子里，我便起身去取，先不先把我手中一直拿着的一本书从膝头挪开，可是一不小心，书却掉在地上了。那本书很宝贵——是我离开布鲁塞尔时，他送给我的一件临别纪念品——我于是低头拾它。不料那位先生也在那瞬间弯身捡它。

我们两人的脑袋挺重地相撞了一下。他的手杖和我的眼镜同时跌落在地；两人同时抬起手来抚摩自己撞疼的头顶。

疼痛倒无所谓。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仅是体肤上的撞击想必决不会引起我丝毫感情上的流露（除非是笑几声而已），可是不知怎的，这次碰撞却起了心灵感应作用；它击溃了我那忧伤的水库大坝。

我不住地呜咽——激流一旦给释放出来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我尽管竭力抑制，可还是哭个不停。那位绅士忍住他自己的疼痛，设法抚慰我。但是，他那轻声的道歉和同情的声调一时倒使我哭得更厉害了；我已经那么久没得到一般友善的甜言抚慰了，这种来自一个陌生人的馈赠反倒是刺痛而不是缓解我的伤痛。

“我真的吓了一跳——”他最后说，用他的手帕给我扇风。“您恐怕受伤了。我这就去叫个人来给您看看——也许叫一位女列车员来——”

“不——不！”我一想到要公开这桩小事，不知怎的，反倒克制住了哭泣；哭声减弱后，我更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多么愚蠢；我的忧伤虽然在外表上给抑制住了，却使我在内心里觉察到我叫自己出了丑。这使我认真地清醒过来，连忙擦干眼泪。“我真的没事儿，可

我没法儿解释自己干吗这样大哭一场。对不起，这太荒谬了。”

“甭管荒不荒谬，反正这倒解决了一件事。”

“怎么？”我一边问，一边戴上眼镜，捋开耷拉在眼前的头发。

他默不作声地朝另一端点点头。座位上空了。那位老太太，不知是讨厌我放声大哭呢，还是另有更叫人费解的原因，反正已经从我们这一小块安营扎寨的地盘，带着她的七零八碎的东西，愤然离开了。

这不由得使我微微一笑。那位旅伴受到鼓励，接着说，“不管她认可与否，您这样争来争去，反倒帮了她一个大忙。”这当儿，火车已经停住，他指着窗外的站台；那位老太太，连带她的衣裙和毛线活，让一阵搅着雪花的风拍打着，正由一名服务员搀扶着走向那列开往伦敦的火车，去找个合适的座位。“她会按计划到达伊普斯威奇，这都多亏了您。”

“您过奖了，先生。”

“没有。我觉出您似乎一直有点神经紧张，遭受到什么损失似的。不——不用解释。”他劝阻地摇摇头。“我敢说 I 理解。”他指指自己，表明他也在服丧。“一个人遭受到丧失亲朋灾难的沉重打击时，往往辨认不出别人也正在遭受那种同样的打击，这一点我是十分了解的。不过嘛，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分享的这种苦难折磨，如今已经让我们俩成为老朋友。我叫查尔斯·洛克乌德，住在伦敦和肯特两地。”

“我叫夏洛蒂·勃朗特，住在约克郡，是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的女儿。”

我们俩彼此一认识，谈话就显得轻松多了。两人交换这年头旅伴似乎都会无可避免地谈起的那类观感：什么乘坐火车旅行较之搭乘马车赶路舒适快速多啦；两种旅行方式都各有各的危险性啦；英国乡村在铁路工程师手下所起的变化啦；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的普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地区，也多么有可能消灭掉土风鄙俗啦，等等等等。

服务员进来点燃油灯。“今天晚上碰上了暴风雨，”他离开时说。确实只在方才几分钟里，外面就变得天昏地暗了。从我们的窗口可以看到外面飞舞的雪片穿梭在一道道闪光里，已经厚实得足以形成盘旋打转的黄色旋涡。这种现象一时叫我着了迷。它像是在象征着分离，象征着徒劳无益，象征着茫然若失。我转身不再朝外张望。

“请允许我，”洛克乌德先生把窗帘拉上，四面墙似乎向我们挤拢过来，顿时使这间小屋子变得明亮舒适多了。“这样寒冷的黑暗跟我今晚的情绪很不相称，——要么也许太相称啦——它迫使我想起多年来我竭力想忘掉的事。”我想必露出惊讶的样儿，因为他又接着说，“对不起，勃朗特小姐，这话叫您听起来也许过分戏剧性了，可是人世间确实存在那样一系列事件，它们那种邪恶的力量并没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消弱，却反而加强了。不过，您还很年轻，不理解这些，但愿上帝让您永远不必费那份心。”

也许是由于分享这一小间温暖亮堂而安全的隔室，再加上意识到外面的黑暗、寒冷和飞快车速，我们不免产生一种奇特的幻觉，真好像已经相识很久似的。要么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的脑袋猛烈相撞过，反倒促进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亲密感。这至少使我得以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居然敢于发问，他也准备答复。反正，我非但没有对他这种吊人胃口的话出于礼貌而默默点点头，反而好奇地问道：

“很久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洛克乌德先生，至今还对您有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他掀起窗帘，朝外观望一会儿才回答。“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简单而真诚地答复您这个问题，勃朗特小姐。简单的答复是：我的一切苦恼都是由于我偶然结识一个叫希刺克厉夫^①的人而引起的。”

^① 这是老恩萧先生给他领来的弃儿取的名字，原是他自己夭折的儿子的名字，从此这就算那个弃儿的名，也算他的姓。（见《呼啸山庄》第4章。）

我一怔。

“您熟悉这个名字吗？”洛克乌德先生也惊讶地问。

“听说过；您说的那个希刺克厉夫是不是出自一个叫吉牟屯的小镇？”

“对，出自吉牟屯附近一个叫呼啸山庄的农庄。其实我现在就是去那里。不过希刺克厉夫已经死了多年。”

“对不起，那就不会是同一个希刺克厉夫了，”我说。“我知道的那个人听说还活着呐，至少一年前是这样。”

“那可太离奇了！这个名字和那个人都独一无二，可他不可能还活着。怎么会有两个希刺克厉夫，而且都出自吉牟屯呢？您是怎么听说过这个人呢？”

我回避这个问题，心想先把头脑里相当混乱的想法理清楚之后再答复这方面的询问。“一些吉牟屯居民到霍渥斯来做礼拜，我爹是那个教区的终身牧师。也许那个名字在教堂的记录簿上出现过。”

这当儿，他又对我们俩正去同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巧合惊叹一声，于是我们便数说彼此都认识的一些朋友和邻里熟人。他记得我们的教堂墓地，话题还扩展到我和两个妹妹经常穿行的许多大街小巷，洛克乌德先生也都走过。这些家常里短的话使我心情平静下来，我又扯回到原来的话题：

“那您是怎么认识这位并不出名的希刺克厉夫的呢？”我问。

“我租住过一年他的一座田庄的房子，”洛克乌德先生说。“他还算是有名气的，是一位阔绅士，那一地区最大的地主。”

“那我们说的确实不像是同一个人，因为我听说的那位希刺克厉夫是沼泽地带的流浪汉，一个真正的野孩子。”

“越来越离奇了，因为拿这些话来描绘我那位希刺克厉夫一生事业的开端，倒也十分符合！”洛克乌德先生惊叹道。“他起先是个田庄的雇工，从小就跟他的义妹，恩萧家的一位姑娘，是一块儿玩儿的伙伴，两人常在邻近旷野里撒野乱跑。怎么，您也听说过她

吗？”

我即使听说过，也只打算隐藏在内心。“恩萧家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古老的世家。可您刚才说希刺克厉夫是个田庄的雇工？——那他怎么又变成了一名阔绅士呢？”

洛克乌德先生微笑了。“您是出于好奇才这样问的。我手里有一份希刺克厉夫亲手写的信札，把这个谜解释得很清楚。”他从大衣的里兜儿掏出一个马尔雷迪信封^①，我看到上面写着他的姓名。这就奇怪了，马尔雷迪信封是上个季度才发明的新产品，可是眼下这位先生却坚持说那位发信人早已死了几十年！

“我想这是他许多年前写给您的吧，”我大胆地说。

“当然是他好多年前写的——距今大概已经有60年了吧，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刚刚发了财——不过他并不是写给我的！”

“那怎么会到了您手中呢？”

“是另外一个人最近寄给我的。”我泄了气，再也不插嘴，默默听他说下去。“不，这封信札是写给他称之为恩萧小姐，或者凯瑟琳，或者凯蒂的，他们俩是一块儿长大的。他从她那个家逃跑了，为的是逃脱他在那里所过的悲惨生活。要知道，凯蒂的哥哥几乎把他当成了一名奴隶。他离开几年之后才写了这封长信，向他旧日一块儿玩儿的伙伴解释他这几年在外如何发迹的，并且向她求婚。”

“那她答应了吗？”我问。

“没有，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收到这封信，所以一直对她的义兄的下落全然不知。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尽管她心中爱的是希刺克厉夫。”

“这对他们两人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该说对所有有关的人，这场悲剧真害了好几条人命。不过也

^① 威廉·马尔雷迪(1786—1863)，英国画家，擅长村舍、校舍和爱情风俗画，1840年左右曾设计过一种大信封，上面印有一便士邮资，封面上绘有花哨的装饰画，这种信封仅流行一年即被废除。

很难说，这对命运不济的情侣即使结了婚，情况也不见得会好多少。”

这一点我倒不能苟同。“一对男女相爱，而且相爱得很深，难道他俩不该结合吗？”

“一般情况来说是应该的——不过他俩却是个例外——可我也说不清什么缘故。”他摇摇头，用手指抚摩那个鼓囊囊的棕色信封。

“但是，凯瑟琳·恩萧怎么没收到这封信呢？这信又怎么到了您的手里呢？”

“您可以从这里得到对这两个问题最好的答案。”这当儿他把信封打开，从里面抽出两份样式迥然不同的信札：一份较大，是厚厚一摞脆黄的纸张，上面写着粗短刺状的黑字；另一份是几张新的白纸，上面的字迹轻盈流畅而老派。他用拇指把后几张纸捻出来。“给您这个，先看看这封说明信，就像两天前我打开这包东西，发现它时那样。是丁太太写的，她是希刺克厉夫当年租给我住的那座房子的女管家。顺便说一句，我所知道有关那个男人的事都是她告诉我的。不过，她这封信会说明一切。”他把那封信交给我。

吉牟屯

1843年12月26日

敬爱的洛克乌德先生，

我希望您还记得我，我是当年您租住画眉田庄时的女管家丁太太。40多年前，您经常善意地让我跟您聊聊我们这家人的家史，尤其是涉及到您的房东、我的老东家希刺克厉夫先生的事；我因为记得您脾气特好才冒昧地认为还有一段对那家人家史的补充会叫您感兴趣。

我当年告诉您希刺克厉夫的经历，其中出现了一段空白；我说过他离家出走后那三年里，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知道他是怎样发的财。那其实是瞎话。尽管别人都不知道，我却知道。我是看过

现在寄给您的那封信札后知道的。

这封长信是希刺克厉夫写给我现在可爱的女主人的母亲——当年我的女主人凯瑟琳·恩萧的。我把它藏在我的针线盒底层已经差不多有60年了，这对有些人来说足够算一辈子了；在这60年里，我没有一天不扪心自问我把这封信暗藏起来是否做对了。

洛克乌德先生，我偷偷拦截了这封信。那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凯瑟琳小姐和林惇先生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一个乘驿车前来送信的孩童送来的。我记得当时凯瑟琳到画眉山庄去了，为的是跟她那漂亮的埃德加呆上几个小时，她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我正在家里一边把她那身套在人体模型上的结婚礼服捋捋平整，一边回忆着以往的日子。这时我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劳您驾，太太，希刺克厉夫先生等着回信呐，”接着便有一只小手递给我一个信封。那个男孩儿要是说魔鬼等着回信呐，想必也不会把我吓得更加失魂落魄了！

希刺克厉夫已经失踪三年光景了，我敢肯定他终于从我女主人的脑海里消失，这本来是件挺好的事，于是我给了那个男孩儿一个橘子，还从围裙兜儿里掏出一个小玩艺儿给他，叫他稍等一会儿。我便拿着信走到隔壁一间屋里，把火漆封印小心撬开，匆匆浏览一下您现在手中拿着的那封信，然后才答复那个孩子。您可以肯定我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读这封信，为它洒过不少眼泪，尽管希刺克厉夫势必不会感激我那些眼泪的！

如今我老了，肯尼兹医生说我已经病入膏肓，我脑子里总在翻腾着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我想我一辈子都尽力往好里做，至少是按照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去做，可是惟独这件事就像一根芒刺似的插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拔不掉。我本想把这事告诉我现在的女主人，可又担心那会徒增她的烦恼，因为她最近刚刚新寡；——我想您也知道，她嫁给了她的表哥哈里顿·恩萧，所以重新得到了她娘家的姓和她的财产；在这许许多多岁月里，那也是一场美满的婚姻；哈里顿的去世，使她十分悲伤。

经过仔细思考之后，先生，我就想到了您，您作为我由于欺骗而引起的这种烦恼的局外人，能够理解我的心境。我需要您的帮助，使我能够心情平静下来，不再为往事而感到负疚，以便准备好去见创造我的上帝。我请求您阅读一下希刺克厉夫这封信，然后真诚地告诉我，您如果处在我这个地位上，原本该怎么办。

艾伦·丁

我抬头从信纸上方望着他。“您是去她那里吧。”

“对，我要到她的病榻前去安慰安慰她，那也许是她临终睡的床啦。”

“这真是最宽宏大量、最友善之举，先生，我为此而敬佩您。在这样坏的天气里，行那么远一段路，去帮助一个几十年没见面的朋友——这可真是了不起。”

“这是必要的。别过分夸奖我啦。种种复杂的动机迫使我作此一行，我对一名妇女表示友情只是动机之一，她曾经在我生活当中一段不幸的时刻友好而热心地服侍过我。”

这当儿，我尽管有不少问题涌到嘴边想问一问，却沉默下来。洛克乌德先生注视我片刻。

“勃朗特小姐，您的神态显现出正确的判断和真正的善意。”

我并不喜欢这种恭维，可也只能表示接受地点点头。

他接着说，“您脸上现出的这种气质使我敢于请您帮个忙，因为您有能力帮助我。”

“那倒不一定吧，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倒乐意为您效劳。您要我做些什么呢？”

“我想请您费心看一遍这个，勃朗特小姐，”他指着另外那份材料，希刺克厉夫写的那封长信。“我知道这份信札很长，您在旅途中已经很累，也许不想卷入一个故人的烦恼中去。可我还是请求您能看一遍。”

“尽管看一遍这封信明明会满足我的好奇心，可我却闹不明白

这样做能对您有什么好处!”

“很简单，我希望您也许能够解答那个使我感到困惑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安慰生者而又对死者显得公平。其实我请您帮的忙就跟耐莉请我帮的忙完全一样：看一遍，做出判断。”

就在这当儿，火车突然猛地倾斜一下。这一晃动使一扇遮帘弹了上去。我们俩自身的颠动也叫我们笑了起来，可我想我们俩都乐意再把遮帘拉下来，好遮住外面风雪交加的景象。服务员送进毛毯和暖脚炉，我们很感激地接过来，因为寒气越来越袭人了。等我们俩又安顿好之后，洛克乌德先生指着那份信札，说：

“您拿不定主意——”

“没有，的确没有；我乐意看一遍！”说罢我就伸手去接，可他却一边逗弄着，让我手指尖够不到它，一边在琢磨下一句话：

“我得承认我刚才忘了点事儿；信中有些语言和事件肯定会使一位女士震惊——”

“洛克乌德先生，我虽然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却一向都很自由地阅读书刊，何况近两年来我一直住在布鲁塞尔，因此不大会感到震惊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件事的要点概括说一下，尤其是通篇一字不漏地把这看完，恐怕得花费您一整夜的工夫——顺便提一句，这也是希刺克厉夫写这封信所用的时间。其实您只消阅读那些部分，其中希刺克厉夫——”

我抬起一只手。“不，请别先告诉我情节。我想逐字逐句看一遍。我当然很累，您想必也一样，可我在旅途中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会觉得出神入迷地阅读这份信札总比徒劳地试图休息更轻松些。”（或者比思念布鲁塞尔那位先生更好些，我内心这样补充道。）“可是我在开始阅读之前，还特别想重提先前问过的那个问题，尽管这样做可能显得失礼。在您回想希刺克厉夫的时候，至今还有股力量在困扰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会告诉您的，尽管我的答复会叫您感到奇怪。当年有一个